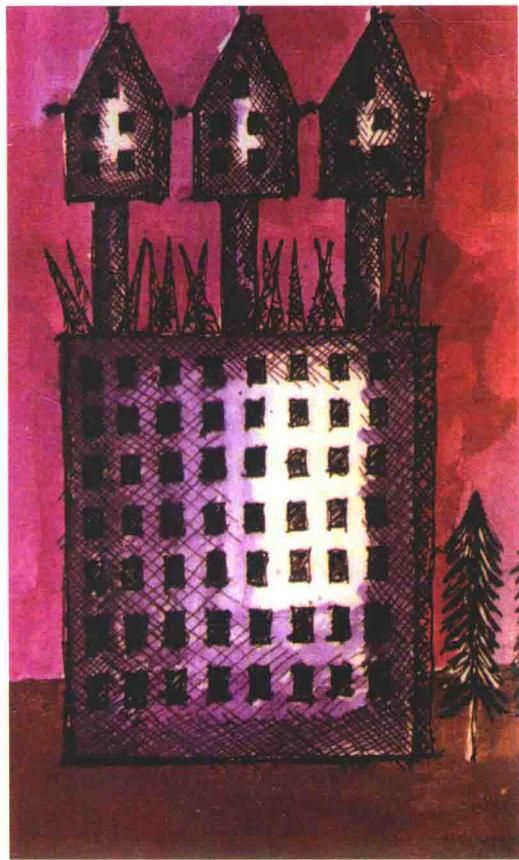


AS 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系列读本



THE ARCHITECTURAL UNCANNY
Essays in the Modern Unhomely

建筑的异样性
关于现代不寻常感的探寻

[美]安东尼·维德勒 著

贺玮玲 译

贺镇东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AS 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系列读本

THE ARCHITECTURAL UNCANNY
Essays in the Modern Unhomely

建筑的异样性
关于现代不寻常感的探寻

[美] 安东尼·维德勒 著
贺玮玲 译
贺镇东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7-647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的异样性：关于现代不寻常感的探寻 / (美)维德勒著；贺
玮玲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12
(AS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系列读本)
ISBN 978-7-112-21333-7

I . ①建… II . ①维… ②贺… III. ①建筑艺术—艺术评论—世界
IV. ①TU-8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8798号

The Architectural Uncanny: Essays in the Modern Unhomely /Anthony Vidler
Copyright ©1992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本书由美国 MIT Press授权我社翻译、出版、发行本书简体中文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责任编辑：戚琳琳 李 婧

责任校对：芦欣甜 焦 乐

封面设计：邵星宇

版式设计：刘筱丹

AS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系列读本

建筑的异样性：关于现代不寻常感的探寻

[美]安东尼·维德勒 著

贺玮玲 译

贺镇东 校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锋尚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16 印张：14 1/4 字数：273千字

2018年1月第一版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55.00元

ISBN 978-7-112-21333-7

（3103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THE ARCHITECTURAL UNCANNY
Essays in the Modern Unhomely

建筑的异样性
关于现代不寻常感的探寻

总序

“AS 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系列读本”的出版是“AS 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的学术活动之一。从 2008 年策划开始，到 2010 年活动的开启至今，“AS 当代建筑理论论坛”都是由内在相关的三个部分组成：理论著作的翻译（AS Readings）、对著作中相关议题展开讨论的国际研讨会（AS Symposium），以及以研讨会为基础的《建筑研究》（AS Studies）的出版。三个部分各有侧重，无疑，理论著作的翻译、解读是整个论坛活动的支点之一。因此，“AS 读本”的定位不仅是推动理论翻译与研究的结合，而且体现了我们所看重的“建筑理论”的研究方向。

“AS 当代建筑理论论坛”，就整体而言，关注的核心有两个：一是作为现代知识形式的建筑学；二是作为探索、质疑和丰富这一知识构成条件的中国。就前者而言，我们的问题是：在建筑研究边界不断扩展，建筑解读与讨论越来越多地进入到跨学科质询的同时，建筑学自身的建构依然是一个问题——如何返回建筑，如何将更广泛的议题批判性地转化为建筑问题，并由此重构建筑知识，在与建筑实践相关联的同时，又对当代的境况予以回应。而这些批判性的转化、重构、关联与回应的工作，正是我们所关注的建筑理论的贡献所在。

这当然只是面向建筑理论的一种理解和一种工作，但却是“AS 读本”的选择标准。具体地说，我们的标准有三个：一、不管地域背景和文化语境如何，指向的是具有普遍性的建筑问题的揭示和建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跨文化和跨越文化中，进行共同的和有差异性的讨论，也即“中国条件”的意义；二、以建筑学内在的问题为核心，同时涉及观念或概念（词）与建筑对象（物）的关系的讨论和建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关于或通过中介的；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对当代建筑知识的构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为主，并且在某个或某些个议题的讨论中，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或代表性。

对于翻译，我们从来不认为是一个单纯的文字工作，而是一项研究。“AS 读本”的翻译与“AS 研讨会”结合的初衷之一，即是提倡一种“语境翻译”（contextual translation），和与之相应的跨语境的建筑讨论。换句话说，我们翻译的目的不只是在不同的语言中找到意义对应的词，而且要同时理解这些理论议题产生的背景、面对的问题和构建的方式，其概念的范畴和指代物之间的关系。于此，一方面，能相对准确地把握原著的思想；另一方面，为理解不同语境下的相同与差异，帮助我们更深入地反观彼此的问题。

整个“AS 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的系列活动得到了海内外诸多学者的支持，并组成了 Mark Cousins 教授、陈薇教授等领衔的学术委员会。论坛

的整体运行有赖于三个机构的相互合作：来自南京的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来自伦敦的“AA”建筑联盟学院，和来自上海的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建集团”）。这一合作本身即蕴含着我们的组织意图，建立一个理论与实践相关联而非分离的国际交流的平台。

李华 葛明

2017年7月于南京

学术架构

“AS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系列读本”主持

李华 葛明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AS当代建筑理论论坛”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主席

马克·卡森斯 陈薇
“AA”建筑联盟学院 东南大学

学术委员会委员

斯坦福·安德森 麻省理工学院	阿德里安·福蒂 伦敦大学学院	迈克尔·海斯 哈佛大学
戴维·莱瑟巴罗 宾夕法尼亚大学	布雷特·斯蒂尔 “AA”建筑联盟学院	安东尼·维德勒 库伯联盟
刘先觉 东南大学	王骏阳 同济大学	李士桥 弗吉尼亚大学
王建国 东南大学	韩冬青 东南大学	董卫 东南大学
张桦 华建集团	沈迪 华建集团	

翻译顾问

王斯福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朱剑飞 墨尔本大学	阮昕 新南威尔士大学
赖德霖 路易威尔大学		

“AS当代建筑理论论坛”主办机构

东南大学 “AA”建筑联盟学院 华建集团

由于着迷于当代建筑令人不安的特质，我一直期望对于空间场所的和建筑的异样性进行探索。异样性已经成为从19世纪初以来在文学、哲学、心理学以及建筑学领域中的特征。异样性那片段的新建构主义的形体模仿着被肢解的身体；它广为人知的表现形式被掩埋，迷失在镜子的反射所形成的虚幻影像中；它的“观察墙”呼应着对已被驯服的半机械人不经意的扫视；它的空间被移动的目光和令人兴奋的“透明性”所审视；具历史价值的遗迹与炫目的复制品之间难辨真伪。异样性这一主题因其浪漫意识的起源而引人注目，它与建筑学关于“房屋和住宅”不稳定本质的思考相关联，更启示着人们对于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不和谐、疏远、流亡以及无归属感，进行全面的反思。

自18世纪以来，建筑就与异样性的议题紧密关联。一方面，住宅为文学和艺术中出现的种种恐怖情形的表现形式，提供了演绎的场所——包括闹鬼的、成双癖的、被肢解的；另一方面，现代城市中如同迷宫一般的空间，成为人们产生现代焦虑的一种缘由——从革命和流行病，到恐惧症和精神错乱。侦探小说的存在也正来源于这种恐惧。如心理分析家西奥多·雷克(Theodor Reik)所说，“未被破解的谋杀案是异样的”。

但是，在戏剧化的角色之外，建筑在深层结构中，而不只是在类比结构中，体现出异样性。建筑展现处一种在貌似平常与绝对不寻常之间的令人不安的游移状态。正如弗洛伊德的理论阐述所指出的，“异样性”或“不寻常”(unheimlich)的词源和用法来源于家居环境，或者是“平常”(heimlich)。因此，“不寻常”一词引出了围绕着自我、他人、身体及其缺席所展开的对身份特征的讨论，也因此具备阐释心理与居住的关系、身体与房屋的关系、个体与都市的关系等问题的强大效力。异样性被弗洛伊德将其死亡动机、对阉割的恐惧以及对无法实现的回归母体的欲望联系起来。这样，异样性被诠释为现代怀旧的组成部分，其相关的空间性质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解释了为什么诸多建筑师，跟随着拉康(Lacan)和德里达(Derrida)所主导的文学和心理分析的评析，关注着异样性这个领域。他们展开对家庭化和质疑家庭化的研究，故意在设计中激起纷乱与不安，以此呈现出潜藏在住宅里的恐惧。这些设计延承了曾经为文学和社会思辨领域所独有的批判态度，假借建筑和城市形态以模拟一种疏远的状态。尽管这些设计在真

正的无所归属感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然而它们表现了空间异样性的不同版本，以及建筑设计关于家庭化主题的各种处理方式。正如产生于义肢建筑的令人身临其境的凝视解析图，这些设计拓展了建筑理论讨论的广度与深度，同时迫使政治讨论对空间分析的模式进行更新。

在本书中，我不试图穷举历史和理论领域对异样性的论述；也不试图在现象学、否定辩证法或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构想或运用关于异样性的综合理论。我只是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展开讨论，它或许与诠释当代建筑和设计相关，进而再度将异样性比喻成现代状态不适合居住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关于历史的和理论的讨论。在历史方面，它将关于当代建筑的论述定位于思辨的传统之中。在理论方面，它分析了在现存城市的现实和新先锋主义理想二者彼此脱节的状况下，政治、社会思想和建筑设计之间的尴尬关系。

本书第一部分讨论了从谢林（Schelling）到弗洛伊德，异样性在文学、哲学和心理分析方面的概念。弗洛伊德在1919年关于异样的论述，为研究19和20世纪的异样故事这一风格提供了理论起点，其中包括弗洛伊德情有独钟的E·T·A·霍夫曼（E. T. A. Hoffman）案例。我将追溯空间异样性的历史，它从非凡这一美学概念发展而来，然后在浪漫主义期间，被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查尔斯·诺迪埃（Charles Nodier），以及赫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所想象的无数的“鬼屋”故事中被充分拓展。梅尔维尔反思了居家的幽秘，从而引起诸如下葬和复活，这些19世纪历史及考古中与自我意识密不可分的概念相关联的讨论。考古中的异样性，从庞贝到特洛伊，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提供了指导性的隐喻，并且促成了他对活埋恐惧心理的研究动机。活埋恐惧心理作为介于真实的惊骇和淡淡的焦虑之间的特例，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异样性的一个实验案例。带着19世纪怀旧的痕迹，并被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的忧郁幻想所唤醒，在从加斯顿·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到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现代性的评析中，异样性成为以想象失去诞生地的比喻，它抵制着后工业社会里逐渐消亡的家。

上述的主题为检验诸多当代建筑和城市设计，提供了一个概念上的起始点。这些设计或明或暗地导向对于现代文化的不寻常感的质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将仔细观察房屋与身体、结构与场地等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变化的关系。对于这些要素的讨论，展现了近些年来理论界试图动摇传统建筑规则的倾向。这些讨论引用隔阂、语言的不定性等概念，并体现前卫建筑试验的批判性理论。由此，无所归属的问题被具体化，并且表现在表达心理和物质两者之间不稳定关系的建筑形态之中。弗洛伊德的异样性理论影响着关于肢解身体的分析，并尤其明显地

反映在建筑的拆解现象之中。建筑的拆解背弃了设计造型中的人格化形体的传统。

在此背景下，蓝天组（Coop Himmelblau）在维也纳的作品，由沃尔夫·D·普里克斯（Wolf D. Prix）和H·斯维金斯基（H. Swiczinsky）20世纪60年代的工作奠基，从功能上质疑了建筑在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性。蓝天组的作品运用新建构主义的形式的明晰的设计表现力，并降低了古典人体模拟曾经在建筑理论和实践中的特殊位置，进而质疑了小资产阶级的秘密。他的作品源于类似于习惯性写作的过程，试图重启肢体语言与空间，以及无意识与其环境之间的直接关联。此外，肢解物质形体的设计倾向同样在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的斯图加特美术馆表现出来——这座建筑尽管具有古典魅力，却未贴上传统立面的标签。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在巴黎东北部设计的拉维莱特新公园则参考了现代主义对于古典拟人设计观在摄影和电影中的评论。屈米的作品“福利斯”^①——18世纪公园亭子在20世纪晚期的翻版——结合电影理论和班得得思尼（bande dessinée）风格或漫画书，创造了着意的不平衡美学。

纽约建筑师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同样执着于一种，用他自己的话说，“肢解”的古典拟人的形式。他深受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哲学语言的激进评论的影响，并且从地形演变的痕迹中衍生出半下沉的建筑形式。他的设计无意中回应了黑格尔（Hegel）关于建筑死亡的理论。

通过总结和类比人体模拟方法在近代建筑中的演进，我认识到，纽约建筑师伊丽莎白·迪勒（Elizabeth Diller）和里卡多·斯科菲迪欧（Ricardo Scofidio）在其作品中，创造了可能被称作生物的和工艺的异样性的几个特征。基于对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机械肢体的细致分析，迪勒和斯科菲迪欧的作品把建筑及其附件视为义肢。这些义肢具有邪恶的生命周期，它们会引起奇怪的生物污染和工艺污染。迪勒和斯科菲迪欧的研究，由于近来女权主义对控制论文化的理论化，而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开创了半机械人的概念——一种不能感受渴望回到母体的怀旧之情，却具有替身幽灵般作用的生物。哈拉维将半机械人作为审视性别的政治关系的启发性装置。

第三部分，我将讨论异样性对城市主义的潜在意义，尤其是对城市空间状态诠释的意义。弗洛伊德对迷失在城市中的异样性效应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顺着这个描述，并且认识到从布雷顿（Breton）到本雅明（Benjamin），这些孤独漫游者对现代主义的执着，我试图审视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解析城市中

^①Folies，来源于法语，可作娱乐表演解，也可作疯狂解。译者只作音译，以保留原词的多重含义。——译者注

的焦虑和恐惧的感受，探讨了可能被称作后城市主义的敏感性。从超现实主义到情境主义，后城市主义以记忆的敏感性对抗着现代城市主义所造成的没有记忆的白板。作家和建筑师们因遗迹和残留——梦的原料而着迷，而不是因新事物而着迷。他们愈来愈多地发现了追踪城市的隐秘影响的途径。他们有关归属问题的讨论，运用了诸如领地的不确定、被伪装、被挖掘等反语措辞，以及对军事和地理政治策略的多重模拟或借用。人在居无定所的背景中，被渲染成多种多样的具有流浪感的或自省的形象。这些流浪的环境拒绝常态的家庭生活，推崇类似无人地带的飘忽不定。

1972年创立的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创始人埃利亚·增西里斯（Elia Zenghelis），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和艺术家玛德琳·弗里森多夫（Madelon Vriesendorp）、佐伊·增西里斯，在伦敦、荷兰和希腊发展] 一直采取后超现实主义的并置和反语手法，并利用城市建筑与心理学的关联，重新构成现代主义的建筑形象。库哈斯于1978年出版的《癫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运用了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偏执评论法”的一个版本来探讨城市建筑，并为他后期在欧洲的独立作品，以及理性走向的规划奠定了基础。这些思想探索之路，被诸如维尔·阿瑞兹（Wiel Arets）和维姆·万·德·伯格（Wim van den Bergh）这些年轻的荷兰建筑师所追随。荷兰建筑专刊《Wiederhalle》主编——阿瑞兹和万·德·伯格不断将他们的作品基于探讨记忆和欲望在城市中的作用。而约翰·海杜克（John Hejduk）对安德烈·布雷顿（André Breton）和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的解读更侧重于超现实主义。他发展了一种现代主义的形式，借以刺激新事物的出现，并对抗功能主义的所谓积极意义。海杜克设计的移动装置，标致性地包含了卡夫卡般的所有现代职业，布局了从海参崴到柏林，以游击队方式向特权城市地区的出击。上述的建筑师们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即是，无形但可触知的不自觉范畴已成为建筑和城市所开拓的领域。现有的造物所包含的观念——如它们和使用者的思想，以及其他因素与房屋的关系等，被整体地运用到房屋设计中。这个观念启发了相关因素的彼此关联，并作为异样性的运作机制。这些运作机制曾在布雷顿的《纳嘉》（*Nadja*）和阿拉贡（Aragon）的《巴黎农人》（*Paysan de Paris*）里被讨论过。

我在本书的结论中评价了现代主题在建筑中的地位，因为它已被当代的心理分析理论所重新定型。现代主义对普遍主题的理想化——表现于透明性，又被不透明的后现代主义所批判——在最近诸多公开竞赛所体现的审美模式中再次显现，其明显代表要数巴黎的“重大项目”。在追求壮观场面，在坚决压抑所有现象学深度的社会中，这样的审美观参与其中，并无可避免地反映出，人类学在建筑人体化方面的悠久传统已被割裂，

并留下了异样的结局。

本书在过去五年中写成，由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国家人文资助会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两次教授休假所资助。一些章节最初应以下这些个人之邀发表在不同的期刊：苏珊·斯蒂芬斯《地平线》[Suzanne Sephens (Skyline)]，休伯特·达弥施 (Hubert Damisch) 和让-路易·科恩《评论》[Jean-Louis Cohen (Critique)]，迈克尔·海斯《装配》[Michael Hays (Assemblage)]，亚历山德拉·庞特 (Alessandra Ponte) 和马可·德·米切利斯《八角形》[Marco De Michelis (Ottagono)]，乔治·泰索 (Georges Teyssot) 和皮埃尔·路易吉·尼科林《莲花国际》[Pier Luigi Nicolin (Lotus International)]，伊尼西亚齐奥·索拉·莫拉莱斯《笔记本》[Ignazio Solà Morales (Quaderns)]，中村俊雄《A+U》[Toshio Nakamura (A+U)]，马鲁·沃尔《AA档案》[Maru Wall (AA Files)]，和弗朗斯·莫林《新当代艺术馆，纽约》[France Morin (The New Museum for Contemporary Art, New York)]。彼得·布鲁克斯 (Peter Brooks)、迈克尔·弗里德 (Michael Fried)、拉斐尔·莫内奥 (Raphael Moneo)、马克·泰勒 (Mark Taylor)、伯纳德·屈米、苏珊·苏莱曼 (Susan Suleiman) 都友善地提供了跨学科讨论的机会。马克·卡曾斯 (Mark Cousins) 提供了重要意见，哈尔·福斯特 (Hal Foster) 鼓励我将异样性置于当代环境中探讨。我在普林斯顿的同事们对论题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比阿特丽斯·科洛米纳 (Beatriz Colomina)、艾伦·科洪 (Alan Colquhoun)、伊丽莎白·迪勒、拉尔夫·勒纳 (Ralph Lerner)、罗伯特·马克斯韦尔 (Robert Maxwell)、马克·威格利 (Mark Wigley)。我在普林斯顿的理论与批评研究生课程的参与者，督促我将论点加以提炼和升华。佐治亚理工大学博士班曾邀请我将本书的阶段性结果作了报告，该校的教授与学生对报告的反馈对于书稿的修订起了重要作用。彼得·埃森曼一直是位很具鼓动性的评论家，他提出的问题帮助我架构了本书的中心章节。MIT出版社的罗杰·康诺弗 (Roger Conover) 自始至终对本书给予了很大支持。我还特别感谢马修·阿巴特 (Matthew Abbate) 的严谨编辑。如果没有埃米莉·阿普特尔 (Emily Apter) ——她的洞察力和敏锐的指点对于本书自开始即具有的影响——本书可能不会完成。

我以本书纪念我的朋友和代言人，“AA”建筑联盟学院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的院长——阿尔文·博亚尔斯基 (Alvin Boyarsky)。他为建筑辩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平台。由于他的坚持，我把在建筑联盟的报告和研究生课程系列组成了本书的第一稿。本书归功于他的关爱和指教。

巴黎，1991年夏

目录

总序

学术架构

序言

导论

1

第一部分 住宅

不寻常的住宅	13
活埋	34
乡愁	43
怀旧	48

第二部分 身体

被肢解的建筑	55
失面	67
诡计 / 踪迹	79
移位的地面	90
半机械人的家	112

第三部分 空间

黑暗空间	129
后城市主义	137
心理的都会	146
梦幻症	153
流浪者建筑	158
透明性	165

注释	171
致谢	199
索引	201
译后记	216

事物有些异样——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然而，我们同时又必须寻找那更遥远的“事物”，其实它早已在我们手中。

——恩斯特·布洛赫，《侦探小说的哲学观》
(Ernst Bloch, “A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Detective Novel”)

当代文化的敏感性目睹了异样性在空旷的停车场或是废弃的购物中心迸发，抑或出现在银幕上摹写空间的错视画中，或者呈现于后工业文化濒于衰败的表象中。这种敏感性根植于久远的、但本质上是现代的传统。异样性那表面无害而本质普通的场所，它居家的却又略带俗气的背景，它早已变成厌倦的大众出于惊恐的战栗——所有这些都是对最初在18世纪晚期出现的不安情绪的传承。

异样性是伯克式的非凡美学的分支，是绝对恐怖的家庭化版本。它在家的舒适环境中被体验，然后被弱化成童话和传说的次风格。不过，异样性却在E·T·A·霍夫曼和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的短篇故事中首次找到了归宿。确切地说，异样性这个受青睐的主题是一种反差，一种在安全、平常的室内空间与陌生人的可怕入侵之间的反差。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异样性所操作的是复制——感觉他人奇怪地成为自身的复制，明显的相似使人觉得更为可怕。

这种由陌生而引起的焦虑，其核心是根本上的不安——一个新兴阶级，他们虽然在自己的家却不怎么自在。在这个意义上，异样性可能是一种典型的小资情调的恐惧——小心翼翼地被有限的物质保障和享乐法则所界定，被至少是艺术化了的、完全被控制了的恐惧所造成的享乐法则所界定。异样性最初的表现是一种内在隐秘的感性体验。恩斯特·布洛赫虽不是作出这样评述的第一人，他说，“多数人在欣赏侦探小说的时候，总是处在太过安逸的环境里。在舒适的座椅里和落地灯下，享用着一杯茶、朗姆酒和卷烟，安全而平静地融入危险的事物之中。所有这些给人一种肤浅的感觉。”¹这种通过想象所体味到的异样性，在现代文化中一直持续着，其表现媒介的转换更增加了对于异样性感受的强度。

沃尔特·本雅明注意到，异样性是在大城市勃兴的过程中诞生的——城市里令人不安的混杂人群，以及改变了尺度的空

间呼唤着一种参照系。这种参照系虽然不能对抗城市中的不稳定性，却在美学的层面上控制着不稳定性。正如霍夫曼笔下的观察者保持着与市场的距离，从看歌剧的眼镜中透视“表兄的转角窗”；坡和狄更斯（Dickens）的观察人群；波德莱尔（Baudelaire）在拥挤的城市街道上迷路——这些例子中的特殊视角，试图维持一种个体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又在侦探们追踪蛛丝马迹于混乱的现代城市生活之中，摇摇欲坠。²

在19世纪的城市背景下，从卢梭（Rousseau）到波德莱尔笔下的个体与城市之间的疏远感，由于城市居民体验到的真实生活与政治经济之间的隔阂而更为明显。本亚明·康斯坦特（Benjamin Constant）在回顾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认为，城市的隔阂是国家集权化和政治文化集中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常规”和社会纽带被粗暴地割裂：“社会个体迷失在自身与自然的隔阂之中，成为自己诞生地的陌生人。他们只生活在瞬息万变的现时，与过去失去联系，随机而无根基，仿若被洒在巨大平原的无数原子。他们与故乡脱离，并且故乡无处可寻。”³大约三十年后，马克思（Marx）指出，社会个体的隔阂导致了阶级的隔阂。马克思在1844年所著的《经济和哲学笔记》（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Notebooks）中提到，房屋租赁的发展使得“家”成为一个最多只是临时的幻象。⁵

“我们已经说过……人类正在回归到穴居，不过，是回归到穴居的疏远的恶性形式。洞穴给予穴居者免费的使用和保护。穴居者觉得自己不过是个陌生人，或者相反地会觉得如鱼得水。穷人住的地下室是一个有敌意的元素——它保持着一种格格不入的控制力，直到其居住者将自己的血汗所得以租金的形式交付给它。这种住处不能被居住者视为自己的领地，不能最后大声说，‘这是我的家’。相反，他感觉自己是在别人的家，在一个陌生人的住宅里，陌生人时刻监视着他，如果他不付房租就会被赶走。”⁴

“陌生人”这一问题，是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在20世纪初叶社会学中的一个中心议题。之后，它同政治的迫切性一起，与黑格尔所称的“异化”和马克思所指的“外化”相交织。

由于历史和自然，这两个19世纪确定性的孪生基础被瞬息变幻所扰乱，隔阂感在理性和思维的层面上被强化了。历史一次次被重演，并且回到不被预料和不被期望的异样习惯；自然对人类同化的顽强抵抗，以及它在非自然中被孤立的悲哀倾向，似乎证明了“安逸生活”的不可能。在此意义上，隔阂成为历史这个概念的自然结果，一种难以平息的时间冲动的结果。这种冲动扫除过去，取向未来，唯独对于现在不确定。然而，对于不定性的补救，却又被卷入某种临时性的窘境之中——从革

命到回复、从改革到乌托邦，然后被约束在一种无所适从的，身处此时此地却想象着他时他地的不安环境之中。对于时间的焦虑，表现在思维中所设想的不可能的未来和无可回归的过去。这种焦虑伴随着对于时间偏差后果的幻想——一方面，是反乌托邦对自然界事物发展进行的不为人预料的干预效应；另一方面，是过去和未来强烈相互冲击的心理学效应。

异样性的逐渐普遍化成为现代焦虑的先决条件，尽管它与独特的、诗意图的浪漫主义渊源已经脱节，却最终在大城市里被大众化。作为一种感觉，异样性不再被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的温室里，或是被放逐于对神秘而危险的阶级困扰的梦呓中。它像瘟疫一般对于阶级之间的界限不屑一顾。这或许解释了，自1870年以后，城市异样性与城市疾病的混合之缘由——一种病态或许正在折磨着所有大城市的居民，它以一种来自环境的力量，逃脱了短篇故事中被过度保护着的领地。异样性成为空间中的种种恐惧症，包括恐惧空间或恐旷症，而且很快又与其对立面——幽闭恐惧症同组。⁶

异样性在19世纪晚期，被从心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并被视为从恐惧症到神经官能症的诸多现代病症之一。这些疾病被心理分析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描述为由现实所导致的与现实的距离感。异样空间仍然被界定为一个内向空间，但它现在是思维的内向，没有发散和内省的边界。异样性的病征包括空间恐惧，它导致行动的瘫痪、对时间的恐惧，直至历史遗忘症。正如弗洛伊德所述，每个案例的异样性，出现在从看似寻常的感觉到向其反面的转换，亦即从平常到不寻常。

在1919年弗洛伊德发表的关于异样性的论文中，他探究了个人的和审美上的隔阂感——德语中“异样性”一词的定义复杂，“das Unheimliche”一词的字面上的含义是“不寻常的”。⁵从表面上看，弗洛伊德所述的“das Unheimliche”，是对于文学风格和审美知觉的研究。他对E·T·A·霍夫曼的短篇故事——《睡魔》(The Sandman)的缜密解读，在文学评论界中被称颂和讨论。异样性的提出是心理解析对文学研究的贡献，它在诸如奥托·兰克(Otto Rank)的《替身》(The Double)以及在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对埃德加·艾伦·坡的研究等文学作品中出现。⁶弗洛伊德对于异样性这一论题在战时的关注背后，以及在他的论文的繁复论证中，或许存在着一种更为广泛的对社会心理进行分析的兴趣。

对弗洛伊德而言，“不寻常感”不只是无归属的简单感受，它是一种原本熟悉的事物背弃其主人，突然变得不再熟悉、不再现实，仿若梦境一般的一种基本倾向。弗洛伊德对异样性文学意义在心理分析层面上所进行的看似并无危害的研究，促使异样性进入了死亡动机的令人不安的境地。异样性在弗洛伊德的笔下，是应对战争创伤的一种尝试——他从1915年至1916年

发表的《关于战争与死亡时代的思考》(Thoughts for the Times on War and Death)和《关于短暂》(On Transience),到《哀悼和忧郁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等著述开始,最后以关于神经官能症合作研究的介绍为总结。“异样性”研究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吸取了关于焦虑和惊骇的各种观察的成果,然而弗洛伊德并未将这些观察成果纳入对长时期作战引起的精神疾患的临床研究中。与此同时,异样性在诸多方面还将心理分析向社会问题作了延伸,其代表作是1920年的《超越快乐准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焦虑和担心”这一论题由于或真实或想象的不寻常感而被激发。弗洛伊德于1915年提出,这一现象与当时的历史时段十分呼应。当时,整个欧洲本土,以及西欧文明的摇篮和十分安全的家,正在步入文化的退化。由统一的文化所扶植的领域的安全感被打破,它带来了对于欧洲“祖国”的共同“博物馆”这一幻想的破灭。⁷异样性的场所不再局限于住宅或城市之中,它们延伸到了诸如战壕或是被轰炸后的废墟,这样一些渺无人烟的地方。

在历史似乎被野蛮地加以控制的境况下,异样性增强了它原有的怀旧情结。这一情结又结合了二战后诸多作家提及的非凡的飘零感——一种如乔治·卢卡斯(Georg Lukács)所言,在现代条件下看到的飘零感。⁸“乡愁”,一种对母体这一真正的家的怀念,亦即随着在战后的大量迁移而出现,并使得无家可归感在心理学上延伸成为一种忧郁症。在这样的背景下,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到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哲学家们,通过对于怀旧诗人们最初对浪漫异样性的阅读,伤感地表述已经(失去的)“居住”的本性。对海德格尔而言,“unheimlich”,或者如休伯特·哲福斯(Hubert Dreyfus)所译述的“不稳定感”,至少在1927年海德格尔的理论形成时期,是当时世界焦虑产生的一个根本条件——即世界如何被体验为“不是家”的缘由。正如哲福斯所述:

8

不仅人的诠释趋于竭尽,以至于我们的实践不再基于人的本性、上帝的意志或理性结构;而且这种状况再现了如此强烈的无根基性,以至于个人从根本上感到不寻常——一种永远难以回归的感觉。正如海德格尔所述,这正是为什么我们置身于试图使自己感觉到回归和安全感的原因。⁹

海德格尔在二战后所寻找的正是这样一种安全感:他试图追溯居住概念在焦虑时期之前的认知根源,他陈述着现代主义之前的深远的怀旧情结。海德格尔晚期的著作,奠定了对于居住概念进行诠释的基础。这些诠释被后来的现象学者和后现代学者所继承。¹⁰

对于放逐、理性和存在的敏感性的重叠,以及对于被迫的游牧主义和现实生活中的无家可归的忧郁,强化了一种愈趋明